

语言学论辑

(第4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辑》编委会 编

刘叔新 主编

Yuyanxue lunji

南开大学出版社

语言学论辑

第4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辑》编委会编
刘叔新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辑·第4辑/刘叔新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12
ISBN 7-310-01766-8

I. 语... II. 刘...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4054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2 千字

印 数 1—1000

定 价 15.00 元

《语言学论辑》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刘叔新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庆 株 石 锋 刘 叔 新

邢 欣 周 荐 曾 晓 渝

目 录

习用语辞典与成语惯用语问题

- 《中华习用语大辞典·导论》稿节略 刘叔新(1)
试述刘叔新教授词汇学研究的结构层次原则 学 辛(17)
一种由充实固定格式而形成的固定语 王吉辉(44)
关于《汉语造词法》中的“造词法”及其分类的一点看法
..... [韩]梁仁善(58)
成语和惯用语的划分问题 [韩]朴爱阳(66)
流俗词源与民俗文化 谭汝为(82)
《汉语流俗词源研究》读后 王泽鹏(92)
新疆汉语方言外来词的特点 邢 欣(101)
胶东半岛方言和大连话词缀的量化分析 刘 艺(113)
中韩同形词的差异 [韩]宋尚美(131)

- 词语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判定原则 刘晓虹(146)
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与词义之间关联的考察 党静鹏(155)

- 动词带“了”的“把”字句 史金生(168)
从具体语境看主谓谓语句的语义特点和表达功能
..... 郭昭军(185)
“除”字句的语义模式 高永奇(206)
现代书面语“为”字用法一例 朱于国(222)
蓟县话动词后的“着(·zhou)”和句末“着(·zhe)”
..... 陈凤霞(229)

- 汉韩形容词重叠形式结构对比初探 [韩]金英美(242)
- 病理语音实验揭示语句基本模式 梁洁(257)
- 释高田壮语的-w-介音 曾晓渝(271)
- 广西上林壮读汉字音声调描写中的两点思考 刘爱菊(278)
- 语感,CSL语感的获得及水平测试 张旭(287)
- 当代汉文事务文体的特点 刘力坚 易白(307)

A SYMPOSIUM OF LINGUISTICS

Volume 4

Chief Editor
Liu Shuxin

Contents

The Dictionary of Idioms and the Problem of Chengyu and Guanyongyu —— Memorandum of the Draft of <i>Dictionary of Chinese Idioms</i> • <i>Introduction</i>	Liu Shuxin (1)
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Lexical Stratification by Prof . Liu Shuxin	Xuexin (17)
Fixed Collocation and Fixed Phrase	Wang Jihui (44)
On the Zaocifa in <i>Zaocifa of Chinese</i> and Its Classification	[Korean]Liang Renshan (58)
The Division of Chengyu and Guanyongyu	[Korean]Piao Aiyang (66)
Popular Etymology and the Culture of Folk Custom	Tan Ruwui (82)
A Review of <i>Research on Chinese Popular Etymology</i>	Wang Zepeng (9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ds of Foreign Origin in Chinese	

Dialect of Xinjiang	Xing Xin (101)
Quantitative Analyse on the Affixes in Dialects of Jiaodong Peninsula and Dalian	Liu Yi (113)
On the Difference of Homograph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Korean]Song Shangmei (131)
Structural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s of Words or Fixed Phrases and meanings of Words or Fixed Phrases and Its Judgement	Liu Xiaohong (146)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erform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ompounds	Dang Jingpeng (155)
The“ba(把)”Sentences with“V+le(了)”	Shi Jinsheng (168)
Semantic Properties and Expressive Functions of the Sentences with a Clause as a Predicate in Respect of Concrete Context	Guo Zhaojun (185)
Semantic Model of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除”	Gao Yongqi (206)
A Usage of “为”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	Zhu Yuguo (222)
“• zhou (着)”after Verb and“• (着)”at the End of Sentence in Dialect of Ji County	Chen Fengxia (229)
The Contrast on Overlapping Structures of Chinese Adjectives and Korean Adjectives	[Korean]Jin Yingmei (242)
A Result of Pathology Speech Sounds Experiment —— Intonation model of Declarative Sentence	Liang Jie (257)

Analysis of -w- in Gaotian Zhuang Language	Zeng Xiaoyu (271)
Viewpoint on Describing the Tone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Shanglin Zhuang Language in Guangxi	Liu Aiju (278)
Intuition,CSL Intuition Acquisition and Its Level Measurement	
.....	Zhang Xu (287)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Form of Routine	Liu Lijian Yi Bai (307)

习用语辞典与成语惯用语问题 ——《中华习用语大辞典·导论》 稿节略

刘叔新

一

汉语自上古以来，便有许多固定的、大于词的词组单位。同时社会上也逐渐涌现许多谚语、格言、警句、佳句、套语、俚句等固定的、传用开来的语句。到近代，这样两类单位积累得愈益丰富，遂有专门编纂它们的辞典问世。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出版的这类辞典很多，尤其是成语词典，叠床架屋，或同或异，使人眼花缭乱之余，颇有重复赘余之感。

问题还不在于那样的辞典出得滥，而在于没有把握好辞典条目的性质，往往把谚语、俚句、名言或套语等收为成语辞典的条目。不仅如此，混为成语条目的惯用语，数量更是多不胜数。如此杂沓混沌，实在把“成语”以及“谚语”“惯用语”等概念弄得混乱不堪，也

* 本文在第三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研讨会上报告，收进会议论文集《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01。

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误导的消极影响。

中国“成语”一词，原指“习用的古语，以及表示完整意思的定型词组或短句”^①，“大抵为社会间口耳相传，为众所熟知者”^②。这个理解本是很宽泛的，所指对象的范围非常之广，像谚语、名言、俚句等，肯定都被包括了进去。今天若再按照这一传统的理解来使用“成语”，显然不行。把谚语、名言、俚句同固定词组如“开门见山”“刻舟求剑”“晴天霹雳”之类放在一起，统统看作成语，是不科学的，是现代语言学不能接受的，也是现代一般文化人所无法认可的。

50年代，前苏联词汇学中的术语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输入我国，译为“熟语”。熟语大体上被处理为和成语古来的理解同样宽泛，被看作所有现成固定的词组和句子。有的词汇学者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就把熟语完全划入词汇的范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成语的理解，对于大于词的词汇单位的认识，也就更加模糊和混乱。

欧美指语言中专名、术语之外的固定短语，有一个词，就是 *idioms*。它已成为国际通用的术语。我国学人多把它译为成语。这是欠妥的，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成语概念认识上的混乱。80年代初期，笔者根据语言的建筑材料单位与言语作品单位在内涵、性质、功能和使用方式上的一系列重大区别，提出熟语当中的谚语、名言（包括格言、警句等）、俚句都是言语作品，不入语言词汇的范围；只是熟语中的成语、惯用语、歇后语（已具有全民性者）、准固定语以及专名语和专门用语（均已具全民性者）等有一定固定性的词组——固定语，才是与词组功能相当的语言词汇单位。^③而固定语中除开专名语和专门用语，所余的这一大部分用语单位“同 *idiom* 或 *idiome* 所指的对象在范围和性质上大体一致”，“可以称之为‘习用语’”。^④

两年后，语言学者林书武在其翻译 F. R. Palmer 语义学专著的一段文中，把 *idioms* 译为“习语”。^⑤“习语”稍稍展开来说，也就

是习用语。看到这种不谋而合，在数年后出版的拙著中，“习用语”这一术语就再一次使用，并对有关概念和理论问题展开较充分的论述。⁶1994年，一种标明以英语习用语为条目而用汉语解释的专门双语辞典⁷问世，不仅以具体语言的习用语的编列，从实践上印证习用语说之可行，而且以“前言”的理论说明与论议从理论上进一步肯定了“习用语”这一译名及对其内涵所作理解的适切性。

可见得把 idioms 理解为固定语除去专名语和专门用语余下的部分，把它译为“习用语”，非个人一己之见，而是得到学界认可，比较切合客观实际的处理。

既然习用语是固定语的主体部分，是富于表达作用的重要词汇成员单位，专门编纂习用语辞典就为社会所需，成为语文教育和语言规范化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程。现代汉语的习用语又极其丰富，沉积着几千年民族文化和民族创造精神的灿烂精华，而其性质与内部的分类如今又引起诸多认识问题与分歧，确实需要编纂一部能澄清混乱、正本清源、弘扬民族固有文化精神的汉语习用语大辞典。

二

习用语词典，尤其是汉语的大型习用语词典，似不宜置习用语内部类别差异于不顾。只将习用语条目意义列出加以解释，而不告诉读者条目所属的类别，会大大降低辞典的作用和价值。因为汉语里，习用语明显地区分出多种类别，各类的特性、功能、用法都有不小差别。

在这些类别里，最大、最重要的两个类别是成语和惯用语。可是成语在概念上已相当模糊，有种种不一样的理解，至少历来就十分宽泛而缺乏严密的界定；惯用语是个较新的类名，其内涵与范围更是未趋共识，不同学者对它的理解竟有霄壤之别。不论怎样去理

解成语和惯用语，都应使它们能相互关联而又泾渭分明，不可彼此区别不清；因为对它们的理解，实质上无非是给一大堆固定语单位区分为成语、惯用语两类。对成语、惯用语的性质看得准确，便找到区分开二者的合理依据，便能取得实际上较好地划分开二者的效果。反过来，倘若区分成语、惯用语的依据或准则不合理、不科学，不能据以清楚、明确地把这两类固定语划分开来，那么也就说明对它们各自的特性没有抓准确，对它们理解有误。

本着这种认识，笔者（1982）《固定语及其类别》一文，重申与李行健先生合撰著作中关于成语特性的基本论点，并从熟语区分为语言的和言语的两大类谈起。尔后，在拙著中更辟两个专节详论成语和惯用语。冀望能将讨论引向深入，逐渐形成共识，以消除认识上的模糊、混乱，消除由此而给习用语教学、成语或惯用语辞典编纂以及其他语言实践与理论方面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但是，从那时以来，引发出另一些对成语、惯用语的不同观点。分歧还是存在着，讨论须继续深入。现在配合着习用语大辞典的编纂，也正好借此机会，要把成语和惯用语的划分问题再加阐述。深信通过进一步的讨论，什么样的观点比较合理、正确，会愈见分明。

如果说，根据是否会表现为带完整收尾语气调的句子结构，是否其含意体现具体判断，是否在造句功能上相当于词而具有复呈性而非搬引性这样三方面，可以较明显、较容易地看出谚语、名言、俚句、套语的言语单位性质，而把它们同语言词汇单位性质的固定语区别开来，那么，成语和惯用语却因都属固定语，具有较多较重要的共同性，而不那样判然而别。要区分它们，关键之处是要抓住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同时须解除历来宽泛而模糊的成语观念的束缚，并讲求分类标准的单一性、完全贯彻于分类对象的彻底性和可操作性。看问题的这样一个原则性的出发点，相信没有谁能不赞同。

在分类之前，还需要把所划分的对象整体的范围确定下来，以

免将任何非本体的相近单位混入成语或惯用语之中。上文已述及第一步骤——按照带语言性质还是言语性质，确认全部熟语区分为语言词汇的固定语和言语性的现成句子（——常语，包括谚语、名言、警句、佳句、格言、俚句、套语等）。

第二步骤要把固定语中非成语和非惯用语的单位排除出所面对的划分对象的范围之外，就是要把它们都分出去。先按照各构成成分是否都完全固定这一标准，从固定语中分出准固定语。如“不可”“不人道”“一行(xíng)”“一瞥”“小意思”“要花招”之类的单位，只是单位内的一个词固定或较为固定，不能替换以同词性和同型的其他词或仅只能换以一两个这样的词。这就是构造成分并不完全固定、从发展角度看基本上可进入固定语范围的准固定语。关于把它们鉴别出来的方法和意义，这里暂且搁下不谈，下文再细论。有一点很清楚：准固定语除了构造上没有充分固定性这一鲜明特点之外，形式上简短——一般只包含两个词、两个或三个音节，以及表意直白，也是它们的特色；它们自然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归入成语和惯用语。这成为共识，当不成问题。进一步，须把歇后语排除开。这一点很好办，因为歇后语有对释结构作为标志，大家对具此标志者之为歇后语而决非成语、惯用语，也早有共识。再进一步，把意义体现个体事物概念的专有名语及体现科学概念或行业概念的专门用语排除开来，也很容易排除得明确而干净。人们历来就把专有名语和专门用语另眼看待，不使它们与其他类型的固定语或熟语相混淆。

到这里，面对的才是有待于划分为成语、惯用语的对象整体——现代汉语固定语的基本部分。用什么标准为依据来划分它们才妥善呢？这成为争议的焦点，也是正确处理好成语惯用语划分问题的关键。

三

较早提出的、在一些教材中较多传播开来的一个划分标准，是体现在对什么是成语和什么是惯用语的分别说明上的。这是一种从多个角度来确定的、只看大多数情况如何而非严格贯彻对象整体的多式模糊标准。成语被视作“一种相沿习用的特殊固定词组”，^④来源于神话寓言、历史故事、诗文语句和口头俗语，其意义往往并非构造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其结构是定型凝固的，是一种“以四字格为基本格式”的熟语。^⑤而惯用语是“口语中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其主要特征是简明生动，通俗有趣，口语色彩浓，含义单纯，大多可以拆开用，大多是三字格。^⑥这里对成语、惯用语的解说，实际上不仅区分不清这两类单位，而且可使二者互把对方包容进来。比如“惯用语”举的实例“开倒车”“放空炮”“十字路口”等，都不能说不符合于成语上述的性质特点；反之，“成语”举的来源于口头俗语的实例“狼子野心”“一干二净”“千方百计”“牛头不对马嘴”等，也没有理由不是口语色彩浓、含义单纯、通俗生动的“惯用语”。症结在于，其一，性质特点的说明不全从对象整体概括而得，只是“往往”、“基本”或“大多”，就不能排除不具相应性质特点的单位。比如，说成语以四字格为基本格式，其意义往往非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就不能把三字格的、五字格的、八字格的、意义似为“简单相加”的“过来人”“脸红脖子粗”“四个现代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之类排除出成语；而说“惯用语”大多可以拆开用，就未尝不可把不能拆开用的“不三不四”“七上八下”“一落千丈”之类口语色彩浓厚的单位放进惯用语范围。其二，多式标准使用于对事物的一次划分上，是划分不清的。除非各式标准能一致地统一成某种原则，依据其中每一标准都能把同一事物划分出同样的界限，不然的话，同一事物出于各式标准的划分，必然各有不同范围的类别。按照语体

的标准，全部成语惯用语除去语体上中性的部分，无疑可以分出书面的和口头的两大类；而诸如口语性的“不三不四”“一竿到底”“七上八下”“过河拆桥”之类，就不能归入成语。而按照意义是否为构造成分的简单相加，“不三不四”一类单位又应是成语；分明来自古代典籍的“名正言顺”（出自《论语·子路》）“后生可畏”（出自《论语·子罕》）“井井有条”（出自《荀子·儒效》）“气息奄奄”（出自李密《陈情表》）则只能是惯用语。多式标准显然无法据以确定出单一划分界限，不可能把成语和惯用语区分清楚。

一些论者专门谈成语的性质或惯用语特点，¹¹虽然有的具体说法与上述教材不同，但是总的看，确定成语也好，确定惯用语也好，提出的依据准则同样不是严格贯彻于对象整体，而只含糊地及于“大多”情况，又同样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式的、无从统一为据的。

有的论者避开成语、惯用语的划分问题，只从音节数的形式着眼而定出四字语、三字语，¹²似乎要以它们来取代成语、惯用语的区分。由于不可能从音节数的不同揭示出用语单位间的实质上的差异，也由于论证中其他某些理据存在问题，这种取代性的区分未能成功，理论上也没有多大意义。于是，论者后来还是把这音节数形式准则带到成语、惯用语的划分里去，只不过作些修改，而且加联上其他的准则，仍回附到多式标准的做法上。成语被认为：一，有较长的形成历史；二，其典型格式是四字格；三，是书面用语，意义典雅；四，属于全民语言。¹³惯用语被看作三音节语二音节语之外的部分俗语。¹⁴很清楚，成语的二、四项性质并非成语区别于惯用语的特点，即不成其为确定成语自身的标准。而一、三两个标准加联起来，则会使据以确定的成语范围宽狭不当：不仅历史上形成较早的固定语，如“半斤八两”“七上八下”“三姑六婆”“大刀阔斧”“心痒难挠”“贼眉鼠眼”“生龙活虎”“稳坐钓鱼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笑面虎”“左右手”之类，因不是书面用语，没有典雅的意义，

从而不能是成语，而且所有近代现代在书面语中产生的、也有典雅意义的固定语，如“力争上游”“遍地开花”“下马观花”“有的放矢”“闭关锁国”“攻守同盟”“枪林弹雨”“戴高帽”“唱高调”之类，会因无较长的历史而通通排除在成语之外。另一方面，有悠久历史、用于书面语而具典雅意义的许多固定语，如“由此观之”“全军覆没”“落荒而走”“一己之私”“各行其是”“不堪造就”“言不达意”“言之有理”“攻其不备”“守土有责”“融会贯通”“不胜枚举”之类，会被定为成语，尽管它们在一般人看来同成语不沾边。把这种表意直白的大量固定说法都塞进成语范围里来，成语就丧失它在一般人心目中所具有的特色。而上述所有被剔出成语范围的固定语，反而绝大多数是大家都承认的成语。

按照上述论者对惯用语性质范围的确定，惯用语则因必须满足其俚俗性、口语性、音流形式超过三音节的要求方能成立，数量会大大减少。下面五类单位会通通被排除出惯用语的范围：

A. 近代现代产生的、有口语性而意思直白的三音节固定语：

没奈何 要不然 不一定 抢在头 排长队 打招呼 大齐奏 大串联 小不点儿 ……

B. 近代现代产生的、有俚俗性而意思带比喻性的、其中可插入别的构造成分的三音节固定语：

走后门 戴高帽 吃老本 赶浪头 捞稻草 拍马屁 抱粗腿 枕边风 耳边风 狗屎堆 ……

C. 俚俗，但历史不短，音流形式是三音节的固定语：

打秋风 打算盘 打呼噜 小阳春 打圆场 刮地皮 ……

D. 虽然形式上超过三音节，但没有俚俗性、口语性，而且形成的历史较长，意思直白的固定语：

由此观之 由此可见 一言以蔽之 人尽其才 礼贤下士任人唯贤 既往不咎 人人得而诛之 名师出高徒 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